



牧童与牧女

B·阿斯塔菲耶夫著

白春仁 王忠琪译

漓江出版社



白熊丛书



牧童与牧女

126845

江苏省淮安师范



000314412

I512.45 / 102C

• 白熊丛书 •

牧童与牧女

[苏]阿斯塔菲耶夫 著

白春仁 王忠琪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13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407-2042-5/I · 1271

定价: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两度获苏联国家文学奖[《牧童与牧女》(1975)、《鱼王》(1978)]。本书收入他的两部中篇名作《陨石雨》和《牧童与牧女》。这两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写血与火的战争毁灭人们宁静的生活环境,恶化人类的心灵,把人造就成粗野、凶狠、对生活无望的勇夫,对人物心灵的变化描绘得十分细腻,深刻揭示了幸福短暂、痛苦久长的哲理。

“白熊”百态

——“白熊丛书”总序

● 宋安群

“白熊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从俄罗斯购进版权翻译出版的封闭型小丛书，包括 8 部苏联文学作品，其中 6 部是小说，1 部诗歌，1 部散文。

我们说这套丛书是苏联文学作品，而没有在“苏联”这个名词之前冠以一个“前”字称之为“前苏联”，是考虑到苏联毕竟是一个历史的辉煌存在，苏联文学也堪称是历史的辉煌存在。虽然苏联国体的构成关系今天已从地球上消亡，然而“苏联”这个历史、地域的概念，却已令人无庸争辩地永远固定于史册之中。

这套丛书的作品，从整体质量来说，是整齐的，每部都是苏联文学的精粹。不

论是 30 年代创作的,还是 80 年代创作的,其作者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这一部部作品作为一砖一瓦,已经当之无愧地砌入了气势恢宏的苏联文学大厦。

《切文古尔镇》是这 8 部作品中创作得最早的小说,然而又是发表得最迟的小说,它 1926 年写出,而迟至 1988 年才得以问世。作者是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 1899—1951)。这是一部内容复杂、幽默怪诞、妙趣横生的小说。它描写一批空想共产主义者试图马上建成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商品必然导致剥削、压迫,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成果必然导致战争”,认为世上只剩下无产者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行到来。这些人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一个小镇里,或靠吃泥土过日子,或专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枪毙资产阶级为乐事,不从事物质劳动,精神畸形膨胀,坐吃山空,最后终于遭到毁灭。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早在六七十年前,作者就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观照社会,观照人类的命运,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不畏强权的压制,明确宣示为他所处的时代、为他作品的主人公、为人类的某些荒唐行径深感痛心和哀戚,并发出“再也不能那样做,再也不能那样活”的沉重吁叹来警醒世人。

《解冻》是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的代表作之一,是苏联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小说诞生于 1956 年。作者的笔触深入到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至 1954 年间苏联面临的思想动荡及改革状况。对官僚主义者的无情抨击、对势利小人的辛辣嘲讽、对高尚

纯洁的知识分子的热情讴歌，其力度在当时是十分强劲的。特别是作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万马齐喑的当时苏联社会，是相当有胆识的非凡之举。《解冻》的发表，传达了苏联政坛政治气候解冻的信息，标志着社会生活解冻、文化生活解冻、作家心灵气候解冻的开始。随后应时而生，一批类似的作品波涛般地涌出。“解冻文学”一词也由此产生，并进入了文学辞典。《解冻》这部作品因而也成了不仅一时风靡苏联，同时还风靡世界各国的畅销书。

《牧童与牧女》是获1975年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的小说，作者是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1924—），另一部著名的小说《鱼王》（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也出自他的笔下。他描写战争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善”终将战胜“恶”的信念。在这部被被誉为“独特的悲剧性的散文长诗”的小说《牧童与牧女》中，作者将战争的场景及战争生活影响着人们心灵的变化描绘得细腻非凡、纤悉无遗，以特别沉重的笔调来刻画严酷的战争如何把善良的人们之心灵恶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作品似以浪漫的手法开篇，随情节的发展，却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深沉的现实主义之中，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由此而倍增。

《活下去，并要记住》也是一部描写战争的作品。作者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1937—）是一度苏联国家文学奖得主。这部小说写苏联卫国战争后期，一位伤兵归队途中私逃藏匿于故乡的山谷之中，战争胜利后不敢露面。其背叛行径，使妻子心灵上蒙受耻辱，使她背负着

深深的罪恶感，以致怀了逃兵的孩子而不惜说是与人通奸所致，往自己脸上泼污。最后，这善良的妻子竟投河自尽以洗清“同谋”之罪。拉斯普京的笔触就是这样深深地进入到人们十分隐秘的内心世界，搅弄世人最怕触及的心灵里最脆弱的那根道德琴弦。哪怕只要背叛人民一次，就会成为终生的叛徒——拉斯普京严峻的告诫，不由得人们不心灵震颤。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即引起苏联文坛及读书界以及苏联社会的强烈震动，成为当年的最畅销书，并获1967年苏联国家文学奖。

《妈妈与中子弹》是获1982年苏联国家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2000多行的长诗。作者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1933—）是涉足诗歌、小说、电影三领域的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周游过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在他的代表作《妈妈与中子弹》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广阔无边、五彩缤纷场景的独特世界。他的长诗的故事，一忽儿发生在苏联，一忽儿发生在意大利，一忽儿发生在美国，一忽儿发生在中东……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幻境与现世，巧妙地糅合为一体。作者将自己的家人，祖父、祖母、母亲等等，视为世界公民，赋予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和意识。2000多行诗跌来宕去，一气呵成，抒发了作者对人、对战争、对和平、对人类命运的不尽思索。

《鲸群离去》系苏联楚克奇族作家雷特海乌（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Рытхэу，1930—）的精彩之作。这位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科学小说、科幻小说、荒诞小

说均有所涉笔。《鲸群离去》副标题为“现代传说”。作品以民族史诗及传说的腔调叙说大海边人与鲸的传奇故事。那里的鲸与人十分相亲,常帮助人解决许多困难,帮人渡过一重重难关。有些鲸还变成了人,与人相爱,生儿育女,世代共处。一只神奇的鲸活得最长,因为它变成人时,获得了人深深的爱。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开始变得贪婪,黑手伸向了鲸,大肆捕掠鲸群。连那只神奇的长寿鲸也被标枪射杀。鲸群帮助过人,人却背叛了它们。鲸群终于伤心地离去,留给人们的是自省的叹息。作品于温软的叙说中藏着锐利的机锋,它向人类咄咄逼问:你们是不是过于妄自尊大了?是不是愚妄地自称为“大自然的主人”而又将要毁了大自然?

《红莓》是小说、电影双栖作家舒克申(Василий Макарович Шукшин, 1929—1974)引人瞩目的佳构。作者的广角镜头一直追踪一个进城的农民的历程,描绘他的奋斗和情爱,描述他如何从迷惘到堕落,又如何从悔恨到觉醒。舒克申对于农民进城之后的命运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精神、道德的演变过程尤有兴趣,并深有研究,故而其塑造的形象特别鲜活、可信且深刻、动人。《红莓》的发表,引起过苏联文坛的瞩目。由作者自己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1974年举行的第七届全苏电影节主奖,1976年他病逝一年多以后,被迫授列宁奖金。

《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明晰可感,其“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开卷便扑面而来。作者是巴乌

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他的传记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虽在苏联都有影响,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莫如《金蔷薇》。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地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作者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

丛书的构成是一种组合。按宗旨、功能追求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内涵。“白熊丛书”的出版,意在捧取苏联文学长河浪花之一掬,让其折射出耀人眼目的辉泽;告诉人们,即使在十分复杂、艰险的社会环境中,苏联作家中的一些人,依然打着文艺家的良心,禀着追求真理的胆识,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忠于人民,上下求索,精磨细炼,一心去创作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白熊丛书”以8部中型作品为组合,想以一种短小精当的形式,注意思想内容、主题、选材、形式、艺术特色诸类型的代表性,让读者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领略苏联作家的创作风貌。

我没有思索过,究竟篇幅中型如本丛书中的各部作品,是不是就不能称为博大精深,但我敢肯定,优秀的作品,不论其长短,必能以一当十。这套小丛书的8部作品,多元纷

呈,仪态万方,有刚有柔,庄谐兼及,各有其独自の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精彩可读,必然会赢得读者的喜爱。

按接受美学的说法,读者阅读、思索、理解的行为,当视为参与作者创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丛书”这8部中译作品创作的将会有成百上千位中国读者。我不知道读者读后,对这些作品将会有何等复杂不同的感受,对这8位作家将会有何等丰富迥异的印象。我认为,至少,刚正如普拉东诺夫,大胆如爱伦堡,深刻如阿斯塔菲耶夫,严峻如拉斯普京,奔放如叶甫图申科,含蓄如雷特海乌,深情如舒克申,智慧如巴乌斯托夫斯基,都是值得我们尊崇、追随的。这套“丛书”的作品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它们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特性等等,也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好借鉴的。

1996.6.8

译序

有些并不多见的作品，读来仿佛给你打开一扇门。里面的生活，也许你不觉得陌生，但从前的确未曾涉足。一时虽然看不很真切，印象却新鲜、强烈，吸引你去追踪作者独具的慧眼。等你信服了其间质朴而非造作的哲理，不由地要感谢作者。因为俯瞰生活的海洋，你又登上了一层楼。近二十多年来苏联文坛上，小说成绩相当可观，而维·彼·阿斯塔菲耶夫(1924年生)创作的难能可贵之处，恐怕首先就在这一点上。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译出了他写的两部被称为姊妹篇的小说——《陨石雨》和《牧童与牧女》。

《陨石雨》发表于1962年，是作家崭露头角的早期作品。一个十九岁的小战士米沙，辗转于各处战地医院治伤。在昏热、病痛、麻醉的折磨中，他结识了兼做护士的医学院学生莉达。米沙身世孤苦，保育院里的童年本来就没有多少欢愉，战火又给青春蒙上了阴影。对人生的期望，对幸福的憧憬，全被窒息在硝烟之中。一朝有了萌生的条件，爱情便冒出礁岩的缝隙，向风雨争生存了。然而这只能是一时的陶醉。米沙的伤口还没愈合，又被派到兵站准备继续服役。在莉达面前，他表现

了一个战士的忠诚和坚强，可内心隐藏着从未体验的苦楚，真是肝肠欲断。不久兵站一别，竟然永无会期。米沙虽然坚强地战斗下来，却终生不能忘怀青年时代这件痛心疾首的憾事。

同样写战争与爱情冲突的《牧童与牧女》，成书于1971年，获1975年高尔基文学奖金，它已经充分显示出阿斯塔菲耶夫臻于成熟的创作个性。特别在主题的挖掘上，表现出不凡的功力。这篇悲剧故事，是围绕卫国战争中一个步兵排的战斗生涯展开的。中尉排长鲍利斯在战火中逐渐脱离了天真和稚气，在战火中逐渐认识到和平生活的价值。血肉横飞的“战壕真实”，固然激起他对法西斯的仇恨，倒也重创了他那涉世未深的心灵。这时，对柳霞的恋情，便超出了普通的情爱，而变成了生命的象征，奋进的勇气。可以说，这是两颗年轻而痛苦的心，在偶然的機會中，完成了必然的结合。一次围歼战结束之后，部队迅速向前开拔。鲍利斯怀着初恋惜别之情，同柳霞分了手。不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自此有增无减。对德军的反击，节节胜利。中尉的精神创伤，孤独的熬煎，生意的索然，却日甚一日。一次遇到地雷爆炸，他的右肩中了弹片。伤势并不严重，可他竟一卧不起。离愁难偿，战友相继阵亡，内心的孤寂和凄凉无以解脱，这些最终夺走了鲍利斯的生的欲念。当撤退伤员的列车奔驰在俄罗斯中部草原的时候，这位年华正茂的排长辞了人世，被葬在空旷寂寞的荒野上。

那么，这两部作品的新意在哪里呢？如果说它们展示了战壕内外的真实，战祸对爱情的摧残，应该承认这种新意已经不新。在60年代前后的苏联，这几乎演化成了左右战争文学的一股潮流。阿斯塔菲耶夫的鞭挞侵略战争，着眼在战祸如何摧残他的许多同龄战友的精神。《陨石雨》中的米沙，是个纯洁可爱的青年。在他自己娓娓动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他对莉达一

见钟情,体验了初恋的折磨和欢乐。他描述了战争给伤员造成的痛苦,但语调乐观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然而到结尾,米沙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绝望之中。在《牧童与牧女》中,残酷的战争导致青年人精神崩溃的轨迹,越发明晰。对鲍利斯来说,离愁别恨只不过是导火线。副排长莫赫纳科夫沾染了兵痞气,远比鲍利斯粗野凶狠,却富有战斗经验,战场上身先士卒,无所畏惧,最后抱着反坦克雷扑向敌军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他的以身赴难,同样是精神遭到摧残的结果。和鲍利斯同龄的一代青年,许多人在疆场英勇捐躯,不少人经受住了血腥和死亡的考验,成长为坚强正直的战士。也确有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从憧憬中的美好世界,一下子被抛进死亡的漩涡,思想上猝不及防,由震惊而痛苦,而漠然。像米沙、鲍利斯这样,唯其心地也纯,嫉恶也深,才越发接受不了严酷的现实,郁结成不治之症。侵略战争埋葬了青春的理想——这个悲剧大概便是作者战争小说的新意所在吧。

阿斯塔菲耶夫把真正相爱的情侣比作牧童与牧女,称宁静幸福的和平生活为田园诗。战争意味着破坏、屠杀、死亡。它是与牧童牧女的幸福生活不相容的。鲍利斯只得到了一夜的幸福,但他的痛苦却是无限的。而最残酷的,更莫过于摧毁人们生存的欲念。因此,小说的题名便深寓了对侵略战争的控诉。这里无疑反映出阿斯塔菲耶夫对历史和社会的哲理思考,也表现出作为当代苏联文学一大特征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所以耐人寻味,除了结构、情节、语言等艺术上的刻意求工之外,还在于能透过生活画面传达出生活的哲理。又因为这哲理是作者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中开掘而来的,是呕心沥血探求的结果,所以他的思辨和激情,达到了与人事景物水乳交融的地步,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你看,起

初读他的小说,马上会被严酷的生活现实所吸引。不只是火和血的场面令人心惊,不打折扣的精神剖析——内心世界的严酷现实,尤其使你无法平静;但同时,你又感到处处寓着作者的深意。他揭开了这种现实中包含的生活哲理,再把这哲理赋予作品中的一人一物。不仅小说的题名有着鲜明的喻意,不仅书中的梦境、坟上的郁金香等等,具有象征的内涵;连作为主要情节线索的爱情,也成了期望、未来、幸福的代名词。因此细读起来,他的作品又一定唤起你对生活的思索。对这种艺术方法最好的概括,应该是阿斯塔菲耶夫讲到《牧童与牧女》时说的一句话:“我力求把象征同最最率直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除战争题材以外,阿斯塔菲耶夫还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创作。一是以自身体验为基础的回忆童年的作品,如中篇《盗窃》(1966年),长篇《最后的问候》(1968年);一是反映当代的现实生活,如著名的长篇《鱼王》(1976年,获1978年苏联国家奖金,我国已有译本)。在这两个领域,作者同样表现出锲而不舍的韧性和开掘主题的功夫。《最后的问候》前后写了二十多年,从追忆少时的生活印象入手,透视当时的社会。创作《鱼王》的初衷,在于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渐渐地,主题从保护自然环境,升华为保卫人的善良品德,从而为这一方兴未艾的文学主题,另辟了蹊径。

像阿斯塔菲耶夫这样勤于积累、勇于探索、不肯雷同而别开生面的艺术家,是很值得介绍和研究的。不仅他的创作经验和成就会给我们启迪;围绕他的创作可以切磋的问题,也大有助于我们活跃思想。这个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愿这个译本多少能起一些推动的作用。

目 录

总 序..... 宋安群(I)

译 序..... (1)

牧童与牧女..... (1)

陨石雨 (179)

牧童与牧女

——现代田园诗

王忠琪 白春仁 译

我的爱情留在了久远的往昔，
那里有深渊、茅舍、教堂的圆顶；
我曾化作飞鸟、花团、珍珠和宝石，
一切、一切代表着你的象征。

——戴奥菲尔·戈蒂埃